





吃完草虾时，酒瓶正好也空了。靖子喝光自己杯中的剩余葡萄酒，轻轻吐出一口气。不知已有多久没吃过道地的意大利菜了，她想。

“要不要再喝点什么？”工藤问。他的眼睛下方，微微泛红。

“我不用了。工藤先生，你再喝一点吧。”

“不，我也不喝了，我要等着吃甜点。”他眯起眼，用餐巾擦拭嘴巴。

以前当公关小姐是，靖子常和工藤一起吃饭。无论是法国菜或意大利菜，他从来不会只喝一瓶葡萄酒就喊停。

“你现在不太喝了？”

听她这么问，工藤想了一会儿才点头。

“是啊，比以前喝得少了，大概是年纪大了。”

“这样也许比较好，你可要保重身体。”

“谢谢。”工藤笑了。

今晚这顿饭，是白天工藤打电话给靖子约好的。她虽感犹豫，还是答应了。之所以犹豫，当然是因为对命案耿耿于怀。这种紧要关头，不是兴冲冲去吃饭的时候，她的自制心如此提醒自己。对于警方的搜查，女儿必然比靖子更害怕，所以对女儿多少也有点内疚。此外无条件协助她隐瞒命案的石神也令她难以释怀。

然而，这种非常时期，不是更该保持正常举止吗？靖子想。她觉得如果陪酒时代的老主顾请吃饭，除非有什么特殊理由，欣然赴约应该比较“正常”吧。要是拒绝对方，反而显得不自然，倘若传到小代子他们耳中，还会让他们起疑心。

不过她自己当然也已察觉，这样的理由无非只是勉强找的藉口。她会答应共进晚餐的最大也是唯一一个理由，就是她想见工藤如此而已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她也不清楚自己是否对工藤怀有爱意。在前几天重逢之前，她几乎完全没有想起过他。虽有好感，但顶多也只有这样——这应该是她真正的想法。

但她一答应赴约后顿时心花怒放一事，毕竟也是事实。这种喜孜孜的心情，已经很接近与情人约会时的感受了，她甚至觉得连体温都有点升高。在这股兴冲冲的行动下，甚至拜托小代子让她翘班，提早回家换衣服。

说不定，这是因为她渴望逃出现在置身的这种窒息状态——纵使只有暂时地让她忘记所有痛苦。抑或是封印已久、渴求被人当作女性看待的本能苏醒了。

总之，靖子并不后悔来赴约，反正时间很短。虽然脑海一隅总有罪恶感挥之不去，但她依然享受到睽违已久的快乐滋味。

“今晚，你女儿怎么吃饭？”工藤拿着咖啡杯问。

“我在答录机留了话，叫她自己买东西吃。我想她大概会买披萨，那孩子，最爱吃披萨了。”

“嗯……听起来好像怪可怜的，我们自己吃得这么丰盛。”

“不过，与其来这种地方吃饭，我想她大概宁愿坐在电视机前吃披萨。她最讨厌这种正襟危坐的场所了。”

工藤皱起眉头点点头，抓抓鼻翼。

“也许吧，而且还得跟个不认识的欧吉桑一起吃，想必根本不能好好品尝味道。下次我会多动动脑筋。也许去吃个回转寿司之类的比较好。”

“谢谢，不过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。”

“这不是客气。是我想见她，我想见你女儿。”说着工藤边喝咖啡，边意有所指地看她。

他邀她吃饭时，就主动表示欢迎她女儿一起来。靖子感觉得到，他这话是出自真心，他的诚意令她开心。

问题是，她不可能带美里一起来。美里不喜欢这种场合固然是事实，不过更重要的是，非属必要她不想让女儿看到自己在工藤面前恢复女人本色的那一面。

“工藤先生女自己呢？不和家人一起用餐没关系吗？”

“你说我吗？”工藤放下咖啡杯，双肘撑在桌上，“我就是想跟你谈这件事，所以今天才会找你出来吃饭。”

靖子侧首不解地凝视对方。

“老实说，我现在是孤家寡人。”

“啊？”靖子不禁讶异，双眼也瞪的老大。

“我老婆得了癌症，是胰脏癌。虽然开了刀，还是为时已晚。结果去年夏天，她就过世了。因为还年轻，所以扩散得也快，一转眼就恶化了。”

工藤语气很平淡，也许因为这样，这番话在靖子听来毫无真实感。足足有好几秒，她就这样茫然的瞪着她。

“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她费尽力气才挤出这句话。

“要开玩笑，我可说不出这种话。”他笑了。

“是没错，可是该怎么说……”她垂下脸，舔舔嘴唇才抬起脸，“那真是呃……请节哀顺变，你一定很辛苦吧？”

“一言难尽。不过正如我刚才说的，真的是一转眼就过去了。起先她只是嚷着腰痛去医院挂号，然后医生就突然把我叫去告诉我病情。住院，开刀，照顾病人——简直像被放在自动传送带上一样。时间就这么迷迷糊糊地过去了，然后她就过世了，然后她就过世了。她自己知不知道病因，现在已成了永远不可解的谜题。”说着工藤拿起水杯喝了口水。

“她是什么时候发现生病的？”

工藤歪着头，“前年……年底吧？”

“那，我那时还在‘玛丽安’嘛。工藤先生，你不是还来店里捧场？”

工藤苦笑着，晃晃肩膀。

“很不像话吧？老婆性命垂危之际，做老公的确不该上酒家喝酒。”

靖子浑身僵硬，一时之间想不出该说什么。工藤当时在店里的开朗笑容在她脑海浮现。

“不过，如果容许我辩解的话，正因为发生了这种事让我身心俱疲，才会见你想稍微得到一点慰藉吧。”他抓抓偷，皱起鼻子。

靖子依然说不出话。她回想起自己离职时的情景，在酒廊上班的最后一天，工藤还带了一束花来送她。

“你要好好加油幸福生活噢……”

当时他是抱着什么心情说出那样的话呢？他自己明明背负了更大的苦难，但他只字未提，反而祝福靖子重新出发。

“话题好像被我越说越闷了。”工藤为了掩饰腼腆取出香烟，“简而言之，我想说的是经过这件事后，我的家庭已经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”

“啊，可是令郎呢？不是快要考大学了吗？”

“我儿子现在住在我爸妈家。那里离他的高中比较近，况且，我连替他煮顿宵夜也不会。我妈忙着照顾孙子好像挺乐的。”

“那么你现在其实是一个人生活？”

“说是生活，其实回家只是为了睡觉。”

“上次你怎么完全没提这件事？”

“我觉得没必要说，我是担心你才去见你的。不过像这样找你出来吃饭，你一定会顾忌我的家庭，所以我想还是先说清楚比较好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靖子垂下眼。

她早就明白工藤的真意。他在暗示自己，他希望正式和她交往，而且说不定是想以结婚为前提而交往。他想见美里，似乎也是为了这个理由。

出了餐厅，工藤像上次一样叫计程车送她回公寓。

“今天谢谢你请客。”靖子下车前向他郑重道谢。

“改天可以再约你吗？”

靖子沉默了一下，才微笑说好。

“那么晚安，代我向你女儿问好。”

“晚安。”靖子嘴上这么回答，心里却觉得今晚的事难以对美里启齿。因为她在答录机里，说要跟小代子他们去吃饭。

目送工藤坐的计程车远去后，靖子回到家里。美里正窝在暖桌里看电视，桌上果然放着披萨的空纸盒。

“你回来了。”美里仰脸看着靖子。

“我回来了，今天真对不起。”

靖子怎么也无法正视女儿的脸。对于和男人出去吃饭一事，她感到有点心虚。

“电话打过来了吗？”美里问。

“电话？”

“我是说隔壁的……石神先生。”美里越说越小声，好像是指每天的按时联络。

“我把手机关掉了。”

“恩……”美里一脸闷闷不乐。

“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那倒没有，”美里瞥了一眼墙上时钟，“石神先生今晚从家里进进出出好几次。我从窗口看到他好像是往马路走，我猜应该是打电话给你吧。”

“喔……”

也许吧，靖子想。其实和工藤吃饭的时候，她也一直记挂着石神。电话的事固然是原因之一，但更令她耿耿于怀的，是石神在“天亭”和工藤碰个正着。不过工藤似乎只把石神当成单纯的客人。

什么时候不好挑，石神今天怎么偏偏挑那个时间去店里。还跟据说是友人的人一起出现，这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。

石神一定记得工藤。看到上次坐计程车送她回来的男人，现在又在“天亭”现身，他或许觉得别有含意。这么一想，石神待会肯定会打来的电话就另她格外忧愁。



正在这么边想边挂大衣之际，玄关的门铃想了。靖子吓了一跳，和美里面面相觑。霎时，她以为是石神来了，但他不可能做这种事。

“来了。”她朝着门回答。

“对不起，这么晚来打扰，可以跟您说话吗？”是男人的声音。听起来很陌生。

靖子没卸下门链只将门打开了一条缝。外面站着一个男人，有点眼熟。他从外套取出警用手册。

“我是警视厅的岸谷，之前，和草薙来打扰过。”

“喔……”靖子想起来了，今天那名叫草薙的刑警好像没来。

她先关上门，对美里使个眼色。美里钻出暖桌，默默走进屋里。靖子看到纸门拉上后，这才卸下门链，重新打开门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靖子一问，岸谷就鞠个躬。

“对不起，还是为了电影的事……”

靖子不由得皱眉。石神早就交代过，警方会针对他们去电影院的事死缠烂打，没想到真的跟他说的一样。

“请问是什么事？该说的我已经统统都说了。”

“您的意思我很清楚，我今天是想跟您借票根。”

“票根？电影院的票根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记得上次拜访时草薙跟您说过，请您好好保管。”

“请等一下。”

靖子拉开柜子抽屉。上次给刑警看时，本来是夹在电影简介中，不过后来就改放进抽屉了。

加上美里的份，她把两张票根递给刑警。“谢谢您。”岸谷说着接下票根。他戴着白手套。

“你们果然还是觉得我最有嫌疑吗？”靖子鼓起勇气问。

“没那回事。”岸谷举起手猛摇。

“我们目前为无法锁定嫌疑犯正在发愁，所以只好试着把没有嫌疑的人逐一消去。跟您借票根也是为了这个目的。”

“从票根能查出什么？”

“这个我也无法断言，不过或许能作为参考。能够证明两位在那天去了电影院当然是最好……后来您还有想起什么吗？”

“没有，上次能说的我都说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岸谷瞥向室内。

“天气还是这么冷呢，府上每年都使用电暖桌吗？”

“你说暖桌？对……”靖子转头向后看，努力不让刑警察觉她的动摇，他会提起暖桌似乎不是偶然。

“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暖桌的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应该四、五年了吧。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不，没什么。”岸谷摇头，“对了，今天您下班后，又去了什么地方吗？因为您好像很晚才回来。”

这个出其不意的问题，令靖子大为狼狈，同时她也察觉刑警似乎一直在公寓前守着。如此说来，说不定也看到了她下计程车的那一幕。

不能扯拙劣的谎话，她想。

“我和朋友去吃饭了。”

她极力想用三言两语简短交代，但这样的答复显然无法说服刑警。

“是那位坐计程车送您回来的男士吧。是什么样的朋友？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请教一下。”岸谷一脸抱歉的说。

“连这种事都非说不可吗？”

“我说过了，如果您方便的话。我知道这样很失礼，可是我如果不问就走，事后一定会被上司骂的很惨。我们绝不会骚扰对方，所以能否请您透露一下。”

靖子叹了一口气。

“那是工藤先生。他以前常去我工作的店里捧场，发生命案之后，他怕我受到打击所以来看我。”

“请问他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听说他经营印刷公司，不过我不清楚详情。”

“您知道怎么联络他吗？”

岸谷的问题，令靖子再次皱眉，刑警看了拼命鞠躬哈腰。

“除非迫不得已，否则我们绝不会跟他联络，就算真有必要，我们也会尽量不冒犯他。”

靖子毫不掩饰不悦，默然取出自己的手机，连珠炮似的报出工藤给的号码。刑警连忙抄下来。

之后岸谷虽然满脸惶恐，还是针对工藤的事盘根究底地问了老半天。结果靖子只好连工藤第一次在“天亭”现身时的事也和盘托出。

岸谷走后，靖子锁上门，就一屁股跌坐在地。她觉得元气大伤、筋疲力尽。

传来纸门拉开的声音，美里从里屋出来了。

“看电影的事，他们好像还在怀疑什么。”她说，“一切果然都如石神先生所料。那个老师，实在太厉害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靖子站起来，撩起刘海走向客厅。

“妈，你不是跟“天亭”的人去吃饭吗？”

被美里一问，靖子赫然抬起头，她看到女儿谴责的表情。

“你听见了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“喔……”靖子垂着头把双膝伸进暖桌底下，她想起刑警刚才提到暖桌。

“为什么这种节骨眼，你还跟那种人去吃饭？”

“我推辞不了，人家以前那么照顾我。而且，人家不放心我们，还特地来看我。我知道我不该瞒着你。”

“我是无所谓啦……”

这时，隔壁传来房门开闭的声音，接着是脚步声，朝楼梯走去。靖子和女儿面面相觑。

“你要开机。”美里说。

“已经开了。”靖子回答。

过了几分钟，她的手机响了。

石神还是用那支公用电话，还是他今晚第三次从这里打电话了。前两次，靖子的手机都打不通。之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，所以他很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不过从靖子的声音听来，似乎没这回事。

夜深之后石神曾听到花冈母女家的门铃响起，看来果然是刑警。据靖子表示，对方好像是来借电影院的票根，石神很清楚他们的目的。想必，是要和电影院保存的另一半票根比对。如果找到和她给的票根斯口吻合的另一半票根，警方一定会调查那上面的指纹。假使上面的确有靖子女女的指纹，姑且不论它们有没有看电影，至少能证明他们进了电影院。不过万一没有指纹，警方应该会更怀疑她们。此外刑警似乎还针对暖桌东问西问，石神也料想到了这点。

“他们大概已经锁定凶器了。”石神对着话筒说。

“您指的凶器是……”

“电暖桌的电线，你们就是用那个吧？”

电话彼端的靖子陷入沉默，她也许是想起了勒死富坚时的情景。

“如果是勒杀，凶器一定会在脖子上留下痕迹。”石神继续说明。现在没时间注意遣词用句来委婉表达了，“科学办案的方式日新月异，用什么东西当凶器，几乎看痕迹就可确定。”

“所以那个刑警才问起暖桌……”

“我想应该是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关于那点我早已做好安排了。”

他早料到警方会锁定凶器，所以石神已把花冈家的电暖桌，和自己屋里的对调了，她们的电暖桌现在塞在他的壁橱里。而且幸运的是，他原来那张电暖桌的电线，和她们用的种类不同。刑警既然注意到电线，应该一眼就能察觉。

“刑警另外还问了些什么？”

“另外……”

“喂？花冈小姐？”

“啊，是。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有，没什么，我只是正在回想刑警还问了什么。其他就没什么特别的了。他只是暗示，如果能证明我们去过电影院就可洗清嫌疑。”

“他们大概会咬住电影院不放吧。当初我就是算准他们会这样才拟定对策的，所以是令所当然，没什么好怕的。”

“听石神先生这么说，我就安心了。”

靖子的话，令石神内心深处仿佛亮起一盏明灯，持续了一整天的紧张，在这一瞬间似乎骤然放松。

也许是因为这样，他突然很想打听那个人。所以那个人，就是他和汤川去“天亭”时，半路冒出来的男客。石神知道她今晚也是让那个男人坐计程车送回来的，他从房间窗口都看见了。

“我能报告的只有这些，石神先生那边有什么状况吗？”靖子主动问道。大概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吭气把。

“没有，没什么特别状况。请你像以前一样地正常过日子。刑警或许还会来盘问一阵子，重点是你绝对不能慌。”

“是，我知道。”

“那么替我向令媛问好。晚安。”

“晚安。”听到靖子这么说，石神这才放下话筒。电话卡从公用电话退出。

听了草薙的报告，间宫掩不住满脸露骨的失望。他一边揉着肩膀，一边在一直上前后晃动身体。

“这么说来，那个工藤和花冈靖子重逢，果然是在案发之后。这点你确定没错吗？”

“照便当店老板夫妻的说法，好像是这样，我想他们应该没说谎。工藤第一次去店里时，据说靖子也和他们一样惊讶。当然，那也可能是在演戏。”

“毕竟，她以前当过酒店小姐，应该很会演戏吧。”间宫仰望草薙，“不管怎样，你再好好调查一下那个工藤。他在案发之后突然出现，时机未免太巧合了。”

“可是据花冈靖子表示，工藤就是因为听说了那起命案，才会来找她。所以我想应该也不算是巧合吧。”草薙身旁的岸谷，略带顾忌地插嘴说道。“而且如果两人真有共犯关系，在这种状况下，应该不会公然见面用餐吧？”

“也许是大胆的障眼法呀。”

草薙的意见，令岸谷皱起眉头，“是没错。”

“要问问工藤本人吗？”草薙问问宫。

“也好。如果他真的有涉案，或许会露出什么马脚。你去试探看看。”

草薙说声知道了，就和岸谷一起离开问宫面前。

“你不能凭着主观发表意见，犯人说不定会利用你这一点。”草薙对刑警学弟说道。

“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说不定工藤和花冈靖子从以前就交情匪浅，只是一直掩人耳目私下来往。他们或许就是利用这一点。如果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关系，不就是最佳的共犯人选吗？”

“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他们现在应该继续隐瞒关系才对。”

“那倒不见得。男女之间的关系，迟早会被拆穿。他们或许觉得，既然如此不如趁这个机会假装久别重逢比较好。”

岸谷带着无法释然的表情点点头。

出了江户川分局，草薙和岸谷一起钻进自己车里。

“据鉴定表示，凶手极可能是以电线为凶器，正式名称是空心麻花绳。”岸谷一边系安全带一边说。

“喔，电热器常用的那种电线，对吧，比方说电暖桌之类的。”

“电线外面包了一层编织的棉线，据说就是那个织痕留下勒杀的印子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

“我看过花冈小姐家里的暖桌，不是空心麻花绳，是那种圆结绳，表面是橡胶皮。”

“嗯……所以呢？”

“没了，就这样。”

“说到电热器，除了暖桌还有很多种吧？而且用来当作凶器的，不一定是身边的日用品，说不定是她从哪随手捡来的电线。”

“是……”岸谷闷声回答。

草薙昨天和岸谷一直盯着花冈靖子，主要目的是为了确认她身边有没有人可能成为共犯。

所以当她下班后和一名男人坐上出租车时，他抱着某种预感开始跟踪。看到两人走进汐留的餐厅后，依旧有耐心地等待他们出来。

两人吃完饭，再次坐上出租车，抵达的地点是靖子的公寓。男人没有下车的意思，草薙让岸谷去问靖子，自己负责追出租车。对方似乎没发觉被跟踪。

那个男人住在大崎的某间公寓大楼，连工藤邦明这个名字也已确认无误。

事实上，草薙也想过，单凭一个妇道人家应该干不了这个案子。如果花冈靖子真的涉案，应该有个男人从旁协助——说不定那人才是主谋！总之一定有这号人物。

工藤就是共犯吗？然而草薙虽然那样斥责岸谷，其实自己也不太相信这个推论。他觉得他们似乎正朝完全错误的方向走。

草薙的脑中，此时完全被另一个念头占据了，昨天，他在“天亭”旁监视时，看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人物。

那个汤川学，竟然和住在花冈靖子隔壁的数学教师连袂出现。

